

國醫學院講義教材

——婦科合訂冊——

(貳 卷)



(14)

192/285
1103

1

新國醫講義教材 婦科 (卷二)

骨蒸夜熱不孕三十四

婦人有骨蒸夜熱遍而少焦，口乾古燥，咳嗽吐沫，難於生子者，人以爲陰虛火動也，誰知是骨髓內熱乎，夫寒陰之地，固不生物，而乾旱之田，豈能長養，然而骨髓與胞胎何相關切，而骨髓之熱，即能使人不嗣，此前賢所未言者也，一旦創言之，不幾爲世俗所駭乎，而要知不必駭也，此中實有其理焉，蓋胞胎爲五臟外之一臟耳，以其不陰不陽，所以不列於五臟之中，所謂不陰不陽者，以胞胎上繫於心包，下繫於命門，繫心包者，通於心，心者陽也，繫命門者通於腎，腎者陰也，是陰之中有陽，陽之中有陰，所以通於變化，或生男或生女俱從此出，然必陰陽協和，不偏不枯，始能變化生人，否則難矣，況胞胎既通於腎，而骨髓亦腎之所化也，骨髓熱由於腎之熱，腎熱而胞胎亦不能不熱，且胞胎非骨髓之養，則嬰兒無以生骨，骨髓過熱，則骨中空虛，惟存火烈之氣，又何能成胎，治法必須清骨中之熱，然骨熱由於水虧，必補腎之陰，則骨熱除，珠露有滴濡之喜矣，壯水之主以制陽光，此之謂也，方用清骨滋腎湯，地骨皮一兩酒洗丹皮沙參



五錢麥冬五錢去心元參五錢酒洗五味子五分炒研白朮三錢土炒石斛二錢水煎連服三十劑而骨熱解，再服六十劑自受孕。此方之妙，補腎中之精，涼骨中之熱，不清胞胎，而胞胎自無太熱之患，然陰虛內熱之人原易受妊，今因骨髓過熱，所以受精而變燥，以致難於育子，本非胞胎之不能受精，所以稍補其腎，以殺其火之有餘，以益其水之不足，便易種子耳。

腰痠腹脹不孕三十五

婦人有腰痠背楚腰滿腹脹倦怠欲臥，百計求嗣不能如願，人以爲腹腎之虛也，誰知是任督之困乎，夫任脈行於前，督脈行於後，然皆從帶脈之上下而行也，故任脈虛則帶脈墜於前，督脈虛則帶脈墜於後，雖胞胎受精，亦必小產，况任督之脈既虛，而疝瘕之證必起，疝瘕礙胞胎而外障，則胞胎縮於疝瘕之內，往往精施而不能受，雖餌以玉燕亦何益哉，治法必須先去其疝瘕之病而補其任督之脈，則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精氣，包裹成形，力足以勝任，而無虞矣，外無所障，內無所容，安有不能生育之理，方用升帶湯，白朮一兩土炒人參五錢沙參五錢肉桂一錢去粗皮研葶薺粉三錢龜甲三錢炒茯苓三錢半夏一錢製神麴一錢炒水煎連服三十劑，而任督之氣旺，再服三十劑，而疝瘕之證除，此方利腰臍之氣，正升補任

督之氣也，任督之氣旺而疝瘕自有難容之勢，況方中有肉桂以散寒，萆薢以去積，鼈甲之攻堅，茯苓之利濕，有形自化於無形，滿腹皆升騰之氣矣，何至受精而再墜乎哉。

便澀腹脹足浮腫不孕三十六

婦人有小水艱澀腹脹脚腫，不能受孕者，人以爲小腸之熱也，誰知是膀胱之氣不化乎，夫膀胱原與胞胎相近，膀胱病，而胞胎亦病矣，蓋水濕之氣必走膀胱，而膀胱不能自化，必得腎氣相通，始能化水以出陰器，倘膀胱無腎氣之通，則膀胱之氣化不行，水濕之氣，必且滲入胞胎之中，而成汪洋之勢，汪洋之田又何能生物也哉，治法必須壯腎氣以分消胞胎之濕，益腎火以運化膀胱之水，使先天之本壯，則膀胱之氣化，胞胎之濕除，而汪洋之田，化成雨露之壤矣，水化則膀胱利，火旺則胞胎暖，安有佈種而不發生者哉，方用化水種子湯，巴戟一兩鹽水浸白朮一兩土炒茯苓五錢人參三錢兔絲子五錢酒炒芡實五錢炒車前二錢酒炒肉桂一錢去粗皮研水煎服 二劑膀胱之氣化，四劑艱澀之證除，又十劑虛脹脚腫之病形消，再服六十劑腎氣大旺，胞胎溫暖，易於受胎而生育矣，此方利膀胱之水，全在補腎中之氣，暖胞胎之氣，全在壯腎中之火，至於補腎之藥，多是濡潤之品，

不以濕而益助其濕乎。然方中之藥，妙於補腎之火，而非補腎之水，尤妙於補火而無燥烈之虞，利水而非滌蕩之猛，所以膀胱氣化，胞胎不濕而發榮，長養無窮與。

妊娠惡阻三十七

婦人懷娠之後，惡心嘔吐，思酸解渴，見食憎惡，困倦欲臥，人皆曰妊娠惡阻也，誰知肝血太燥乎，夫婦人受妊，本於腎氣之旺也，腎旺是以攝精，然腎一受精而成娠，則腎水生胎，不啻化潤於五臟，而肝爲腎之子，自食母氣以舒，一日無津液之養，則肝氣迫索，而腎水不能應，則肝益急，肝急則火動而逆也，肝氣既逆，是以嘔吐惡心之證生焉，嘔吐縱不至太甚，而其傷氣則一也，氣既受傷，則肝血愈耗，世人用四物湯治胎前諸證者，正以其能生肝之血也，然補肝以生血，未爲不佳，但生血而不知生氣，則脾胃衰微，不勝頻嘔，猶恐氣虛則血不易生也，故於平肝補血之中，加以健脾開胃之品，以生陽氣，則氣能生血，方益胎氣耳，或疑氣逆而用補氣之藥，不益助其逆乎，不知妊娠惡阻，其逆不甚，且逆是因虛而逆，非因邪而逆也，因邪而逆者，補其氣則逆轉助其氣則逆增，因虛而逆者，況補氣於補血之中，則陰足以制陽，又何慮其增逆乎，宜用順肝益氣湯，人

參 當歸酒洗蘇子炒研各一兩白朮三錢土炒茯苓二錢熟地五錢酒蒸白芍酒炒麥冬去心各三錢陳皮三分砂仁一粒炒研神麴一錢炒水煎服。一劑輕，二劑平，三劑全愈，此方平肝則肝逆除，補腎則肝燥息，補氣則血易生，凡胎病而少帶惡阻者，俱以此方投之無不安，最有益於胎婦，其功更勝於四物焉。

妊娠浮腫三十八

妊娠有至五個月，肢體倦怠，飲食無味，先兩足腫，漸至遍身頭面俱腫，人以爲溼氣使然也，誰知是脾肺氣虛乎，夫妊娠雖有按月養胎之分，其實不可拘於月數，總以健脾補肺爲大綱，蓋脾統血，肺主氣，胎非血不蔭，非氣不生，脾健則血旺而蔭胎，肺清則氣旺而生子，苟肺衰則氣餒，氣餒則不能運氣於皮膚矣，脾虛則血少，血少則不能運血於肢體矣，氣與血兩虛，脾與肺失職，所以飲食難消，精微不化，勢必至氣血下陷，不能升舉，而溼邪即乘其所虛之處，積而成浮腫證，非由脾肺之氣血虛而然耶，治法當補其脾之血與肺之氣，不必祛溼，而溼自無不去之理，方用加減補中益氣湯，人參五錢黃芪三錢生用柴胡一錢甘草一分陳皮三分當歸三錢酒洗白朮五錢土炒茯苓一兩升麻三分水煎服，四劑即愈，十劑不再犯，夫補中益氣湯之立法也，原是升提脾肺之氣，似乎益氣而不補血，然而

血非氣不生，是補氣即所以生血，觀當歸補血湯，用黃芪爲君，則較著彰明矣，況溼氣乘脾肺之虛而相犯，未便大補其血，恐陰太盛而招陰也，只補氣而助以利溼之品，則氣升而水尤易散，血亦隨之而生矣，然則何以重用茯苓而至一兩，不幾以利溼爲君乎，嗟嗟，溼證而不以此藥爲君，將以何者爲君乎，況重用茯苓於補氣之中，雖曰溼證，而仍是健脾清肺之意，且凡利水之品，多是耗氣之藥，而茯苓與參朮合，實補多於利，所以重用之以分溼邪，即以補氣血耳。

妊娠少腹疼三十九

妊娠少腹作疼，胎動不安，如有下墜之狀，人只知帶脈無力也，誰知是脾腎之虧乎，胞胎雖繫於帶脈，而帶脈實關於脾腎，脾腎虧損，則帶脈無力，胞胎即無以勝任矣，況人之脾腎虧損者，非飲食之過傷即是色慾之大甚，脾腎虧則帶脈急，胞胎所以有下墜之狀也，然則胞胎之系通於心與腎，而不通於脾，補腎可也，何故補脾，然脾爲後天，腎爲先天，脾非先天之氣不能化，腎非後天之氣不能生，補腎而不補脾，則腎之精何以遽生也，是補後天之脾，正所以補先天之腎也，補先後二天之脾與腎，正所以固胞胎之氣與血，脾腎可不均補乎，方用安奠二天湯，人參去蘆熟地九蒸白朮土炒各一兩山藥五錢炒炙草一錢杜仲三錢炒黑枸杞二

錢山黃蒸去核扁豆炒去皮各五錢水煎服，一劑而疼止，二劑而胎安矣，夫胎動乃脾腎雙虧之證，非大用參朮熟地，補陰補陽之品，斷不能挽回於頃刻，世人往往畏用參朮，或少用以冀建功，所以寡效，此方正妙在多用也。

妊娠口乾咽痛四十

妊婦至三四個月，自覺口乾舌燥，咽喉微痛，無津以潤，以至胎動不安，甚則血流如經水，人以爲火動之極也，誰知是水虧之甚乎，夫胎也者，本精與血之相結而成，逐月養胎，古人每分經絡，其實均不離腎水之養，故腎水足而胎安，腎水虧而胎動，雖然，腎水又何能動胎，必腎經之火動，而胎始不安耳，然而火之有餘，仍是水之不足，所以火炎而胎必動，補水則胎自安，亦既濟之義也，惟是腎水不能遽生，必須滋補肺金，金潤則能生水，而水有逢源之樂矣，水既有本，則源泉混混矣，而火又何難制乎，再少加以清熱之品，則胎自無不安矣，方用潤燥安胎湯，熟地一兩九蒸生地三錢酒炒山黃蒸麥冬去心各五錢五味子二錢炒黃芩二錢酒炒阿膠蛤粉炒益母各二錢水煎服，二劑而燥息，再二劑而胎安，連服十劑，而胎不再動矣，此方專填腎中之精，而兼補肺，然補肺仍是補腎之意，故腎經不乾燥，則火不能灼，胎焉有不安之理乎。

妊娠吐瀉腹痛四十一

妊婦上吐下瀉，胎動欲墜，腹疼難忍，急不可緩，此脾胃虛極而然也，夫脾胃之氣虛，則胞胎無力，必有崩墜之虞，況又上吐下瀉，則脾與胃之氣，因吐瀉而愈虛，欲胞胎之無恙也得乎，然胞胎疼痛，而究不至下墜者何也，全賴腎氣之固也，胞胎繫於腎而連於心，腎氣固則交於心，其氣通於胞胎，此胞胎之所以欲墜而不得也，且腎氣能固，則陰火必來生脾，心氣能通，則心火必來撓胃，脾胃雖虛而未絕，則胞胎雖動而不墜，可不急救其脾胃乎，然則胃當將絕而未絕之時，只救脾胃而難遽生，更宜補其心腎之火，使之生土，則兩相接續，胎自固而安矣，方用援土固胎湯，人參一兩白朮二兩土炒山藥一兩炒肉桂二錢去粗研續斷杜仲炒黑各三錢附子五分製山萸肉一兩蒸去核枸杞三錢砂仁三粒炒研炙草一錢兔絲子三錢酒炒水煎服，一劑而洩止，二劑而諸病盡愈矣，此方救脾胃之士十之八，救心腎之火十之二也，救火輕于救土者，豈以土欲絕而火未甚衰乎，非也，蓋土崩非重劑不可援，火衰雖小劑而可助，熱藥多用，必有太燥之虞，不比溫甘之藥也，況胎動係土衰而非火弱，何用太熱，妊娠忌桂附，是恐傷胎，豈可多用，熱小之品，計之以錢，太熱之品，計之以分者，不過用以引火，而非用以壯火也

，其深思哉。

妊娠子懸脇疼四十二

妊娠有懷抱憂鬱，以致胎動不安，兩脇悶而疼痛如弓上弦，人止知是子懸之病也，誰知是肝氣不通乎，夫養胎半係於腎水，然非肝血相助，則腎水實有獨力難支之勢，故保胎必滋腎水，而肝血斷不可不顧，使肝氣不鬱，則肝之氣不閉，而肝之血必旺，自然灌溉胞胎，合腎水而並助養胎之力，今肝氣因憂鬱而閉塞，則胎無血蔭，腎難獨任，而胎安得不上升以覓食，此乃鬱氣使然也，莫認爲子之欲自懸，而妄用泄子之品則得矣，治法宜開肝氣之鬱結，補肝血之燥乾，則子懸自定矣，方用解鬱湯，人參一錢白朮五錢土炒白茯苓三錢當歸酒洗白芍酒炒各一錢枳殼五分炒砂仁三粒炒研山梔子三錢炒薄荷二錢水煎服，一劑而悶痛除，二劑而子懸定，至三劑而全安，去梔子再多服數劑，不復發，此乃平肝解鬱之聖藥，鬱開則木不尅土，肝平則火不妄開，方中又有健脾開胃之品，自然水精四布，而肝與腎有潤澤之機，則胞胎自無乾燥之患，又何慮子懸之不愈哉。

妊娠跌損四十三

妊婦有失足跌損，致傷胎元，腹中疼痛，勞如將墜者，人只知是外傷之爲病也，

誰知有內傷之故乎，凡人內無他證，胎元堅固，即或跌撲閃挫，依然無恙，惟內之氣血素虧，故略有閃挫，胎便不安，若止作閃挫外傷治，斷難奏功，且恐有因治而反墜者，可不慎與，必須大補氣血，而少加以行瘀之品，則瘀散胎安矣，但大補氣血之中，又宜補血之品，多於補氣之藥，則無不得之，方用救損安胎湯，常歸一兩酒洗白芍三錢酒炒生地一兩酒炒白朮五錢土炒炙草 人參各一錢蘇木三錢搗碎乳香去油沒藥去油各一錢水煎服，一劑而疼痛止，二劑而勢不下墜矣，不必三劑也，此方之妙，妙在既能去瘀而不傷胎，又能補氣補血而不凝滯，固無通利之害，亦痊跌閃之傷，有益無損，大建奇功，即此方與，然不特治懷孕之閃挫也，即無娠閃挫者，亦可用之。

妊娠小便下血病名胎漏四十四

妊婦有胎不動，腹不疼，而小便中時常有血流出者，人以爲血虛胎漏也，誰知氣虛不能攝血乎，夫血只能蔭胎，而胎中之蔭血，必賴氣以衛之，氣虛下陷，則蔭胎之血，亦隨氣而陷矣，然則氣虛下陷，而血未嘗虛，似不應與氣同陷也，不知氣乃血之衛，血賴氣以固，氣虛則血無憑依，無憑依必燥急，燥急必生邪熱，血寒則靜，血熱則動，動則外出而莫能遏，又安得不下流乎，倘氣不虛而血熱，則

必大崩而不止些微之漏矣，治法宜補其氣之不足，而洩其火之有餘，則血不必止而自無不止矣，方用助氣補漏湯，人參五錢白芍五錢炒黃芩酒炒黑生地酒炒黑各三錢益母草一錢續斷二錢甘草一錢水煎服一劑而血止，二劑不再漏矣，此方用人參以補陽氣，用黃芩以洩陰火，火洩則血不熱，而無欲動之機，氣旺則血有依，而無可漏之竅，氣血俱旺而和協，自然歸經而各安其所矣，又安有漏洩之患哉。

妊娠子鳴四十五

妊娠懷胎至七八個月，忽然兒啼腹中，腰間隱隱作痛，人以爲胎熱之過也，誰知是氣虛之故乎，夫兒之在胞胎也，全憑母氣以化成，母呼兒亦呼，母吸兒亦吸，未嘗有一刻之間斷，至七八個月，則母氣必虛矣，兒不能隨母之氣以爲呼吸，必有迫不及待之勢，母子必相依爲命，子失母之氣，則拂子之意，而啼於腹中似可異，而究不必異，病名子鳴，氣虛甚也，治宜大補其氣，使母之氣與子氣相合，則子之意安，而啼亦息矣，方用扶氣止啼湯，人參黃耆生用麥冬去心各五錢當歸五錢酒洗橘紅五分甘草花粉各一錢水煎服，一劑而啼卽止，二劑不再啼，此方用人參黃耆麥冬，以補肺氣，使肺氣旺，則胞胎之氣亦旺，胞胎之氣旺，

則胞中之子氣，有不隨母之氣以爲呼吸者，未之有也。

妊娠腰腹疼痛渴汗燥狂四十六

婦人懷妊，有口渴汗出，大飲冷水而煩躁發狂，腰腹疼痛，以致胎欲墜者，人莫不謂火盛之極也，抑知是何經之火盛乎，此乃胃火炎熾，熬煎胞胎之水，以致胞胎之水涸，胎失所養，故動而不安耳，夫胃爲水穀之海，多氣多血之經，所以養五臟六腑者，蓋萬物皆生於土，土氣厚而物始生，土氣薄而物必死，然土氣之所以能厚者，全賴火氣之來生也，胃之能化水穀者，亦賴火氣之能化也，今胃中有火，宜乎生土，何以火盛而反致害乎，不知無火難以生土，而火多又能燻水，雖土中有火，土不死，然亦必有水方不燥，使胃火太旺，必致燻乾腎水，土中無水，則自潤不足，又何以分潤肺胎，土燻之極，火勢炎蒸，犯心越神，兒胎受逼安得不下墜乎，經所謂二陽之病發心脾者，正此義也，治法必須洩火滋水，使水氣得旺，則火氣自平，火平則汗狂躁渴自定矣，方用息焚安胎湯，生地一兩酒炒青蒿 白朮土炒各五錢 茯苓 人參各三錢 知母 花粉各二錢 水煎服，一劑而狂少平，二劑而狂大定，三劑而火盡解，胎亦安矣，此方藥料頗重，恐人慮不勝而不敢全用，又不得不再爲囑之，懷胎而火勝若此，非大劑何以能燭，火不息則狂

不止，而胎能安耶，況藥料雖多，均是滋水之味，益而無損，勿過慮也。

妊娠中惡四十七

婦人懷子在身，痰多吐涎，偶遇穢污之氣，忽然腹中疼痛，胎向上頂，人疑爲子懸之病也，誰知是中惡而胎不安乎。大凡不正之氣，最易傷胎，故有孕之婦，斷不宜往非常地，與僻靜陰寒之地，如古洞幽巖，皆不可登，蓋穢污之氣最易深藏於幽陰巖洞，孕婦往來遊戲於此，觸之最易相犯，不可不深戒也。況孕婦又多痰涎，眼目易眩，登高涉幽最引眩，此病亦兼痰而起者也。人云怪病每起於痰，其信然也，治法似宜以治痰爲主，然治痰必至耗氣，氣虛而痰難消化，胎必動搖，必須補氣以生血，補血以活痰，再加以清痰之品，則氣血不虧，痰亦易化矣，方用消惡安胎湯，當歸酒洗白芍酒炒各一兩白朮土炒茯苓各五錢人參三錢甘草一錢陳皮五分花粉三錢蘇葉沉香研末各一錢此方大補氣血，輔正邪自除之義也。

妊娠多怒墮胎四十八

婦人有懷妊之後，未至成形或已成形，其胎必墮，人皆曰氣血衰微，不能固胎也，雖知是性急怒多，肝火大動而不靜乎，夫肝本藏血，肝怒則不藏，不藏則血難

固，蓋肝雖屬木，而木中實寄龍雷之火，所謂相火是也，相火宜靜而不宜動，靜則安，動則熾，況木中之火，又易動而難靜者也，人生在世，無日非動靜之時，即無日非動火之時，尤加大怒，則火益動矣，火動而不可止遏，則火勢飛揚，不能生氣養胎，而反食氣傷精矣，精傷則胎無所養，勢必不墜而巳，經所謂少火生氣，壯火食氣，正此義也，治法宜平其肝中之火，利其腰臍之氣，使氣生夫血，而血清其火，則庶幾矣，方用利氣洩火湯，人參三錢白朮一兩土炒甘草一錢熟地五錢九蒸當歸三錢酒洗白芍五錢酒炒芡實三錢炒黃芩二錢酒炒水煎服，六十劑而胎不墜矣，此方名雖利氣，而實補氣也，然補氣而不加以洩火之品，則氣旺而火不能平，必反害其氣也，故加黃芩於補氣之中以洩火，又有熟地歸芍，以滋肝而壯水之主，則血不燥而氣得和，怒氣息而火自平，不必利氣而氣無不利，即無往而不利矣。

行房小產四十九

妊婦因行房顛狂，遂致小產，血崩不止，人以爲火動之極也，誰知是氣脫之故乎，大凡婦人之懷妊也，賴腎水以蔭胎，水源不足，則火易沸騰，加以久戰不已，則火必大動，再至輿酣顛狂，精必大洩，精大洩則腎水益涸，而龍雷相火益熾，

水火兩病，胎不能固而墮矣，胎墮而火猶未息，故血隨火而崩下，有不可止遏之勢，人謂火動之極，亦未爲大誤也，但血崩本於氣虛，火盛本於水虧，腎水既虧，則氣之生源涸矣，氣源既涸，而氣有不脫者乎，此火動是標，而氣脫是本也，經云治病必求其本，本固而標自立矣，若只以止血爲主，而不急固其氣，則氣散不能速回，而血何由止，不大補其精，則水涸不能遽長，而火且益熾，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吾未見有能濟者也，方用固氣填精湯，人參一兩黃耆生用一兩白朮五錢土炒大熟地一兩九蒸當歸五錢酒洗芥穗二錢炒黑三七三錢研末沖水煎服，一劑而血止，二劑而身安，四劑則全愈，此方之妙，炒在不去清火而惟去補氣補精，其奏功獨神者，以諸藥溫潤能除大熱也，蓋熱是虛，故補氣自能攝血，補精自能止血，意在本也。

閃跌小產五十

妊婦有跌仆閃挫，遂致小產，血流紫塊，昏暈欲絕者，人皆曰瘀血作祟也，誰知是血室損傷乎，夫血室與胞胎相連，如唇齒之相依，胞胎有傷，則血室亦損，唇亡齒寒，理有必然也，然胞胎損傷而流血者，其傷淺，血室傷損而流血者，其傷深，傷之淺者疼在腹，傷之深者暈在心，同一跌撲損傷，而未小產與已小產，治

各不同，未小產而胎不安者，宜顧其胎，而不可輕去其血，已小產而血大崩，宜散其瘀，而不可重傷其氣，蓋胎已墮，血既脫而血室空虛，惟氣存耳，倘或再傷其氣，安保無氣脫之憂乎，經云血爲營，氣爲衛，使衛有不固，則營無依而安矣，故必補氣以生血，新血生而瘀血自散矣，方用理氣散瘀湯，人參四錢黃耆生用四錢當歸五錢酒洗茯苓二錢紅花一錢丹皮三錢薑炭五錢水煎服，一劑而流血止，二劑而昏暈除，三劑而全安矣，此方用人參黃耆以補氣，氣旺則血可攝也，用當歸丹皮以生血，血生則瘀難留也，用紅花黑薑以活血，血活則暈可除也，用茯苓以利水，水利則血易歸經也。

大便乾結小產五十一

妊婦有口渴煩躁，舌上生瘡，兩唇腫裂，大便乾結，數日不得通，以致腹疼小產者，人皆曰大腸之火熱也，誰知是血熱燥胎乎，夫血所以養胎也，溫和則胎受其益，太熱則胎受其損，如其熱以燥之，則兒在胞胎之中，若有探湯之苦，難以存活，則必外越下奔，以避炎氣之逼迫。欲其胎之不墜也得乎，然則血蔭乎胎，則血必虛耗，血者陰也，虛則陽亢，亢則害矣，且血乃陰火所化，血日蔭胎，取給刻不容緩，而火熾陰水，不能速生以化血，所以陰虛火動，陰中無非火氣，血中

亦無非火氣矣，兩火相合，焚逼兒胎，此胎之所以下墜也，治法宜清胞中之火，補腎中之精，則可已矣，或疑兒已下墜，何故再顧其胞，血不蔭胎，何必大補其水，殊不知已動之極，以致胎墮，則胞中純是一團火氣，此火乃虛火也，實火可洩，而虛火宜於補中清之，則虛火易散，而真火可生，倘一味清涼以降火，全不顧胞胎之虛實，勢必至寒氣逼人，胃中牛氣蕭索矣，胃乃二陽，資養五臟者也，胃陽不生，何以化精微以生陰水乎，有不變爲勞瘵者幾希矣，方用加減四物湯，熟地五錢九蒸白芍三錢生用當歸一兩酒洗山梔子酒炒川芎各一錢山藥炒丹皮各三錢山黃二錢蒸去核水煎服，四五劑而全愈矣。

畏寒腹痛小產五十二

妊婦有畏寒腹痛因而墮胎者，人只知下部太寒也，誰知是氣虛不能攝胎乎，夫人生於火亦養於火，非氣不充，氣旺則火旺，氣衰則火衰，人之所以受胎者，受父母先天之真火也，先天之真火，即先天之真氣以成之，故胎成於氣亦攝於氣，氣旺則胎牢，氣衰則胎墮，胎日加長而氣日加衰，安得不墮哉，況又遇寒氣外侵，則內之火氣更微，火氣微則長養無資，此胎之不能不墮也，使當其腹痛之時，即用人參乾薑之類，補氣祛寒，則可以疼止而胎安，無如人拘於妊娠之藥，禁而不

敢用，因以墮胎，而僅存幾微之氣，不急救氣，尙有何法，方用黃耆補氣湯，黃耆二兩生用當歸一兩酒洗肉桂五分去粗皮研水煎服，五劑愈矣，倘認定是寒，大用辛熱，全不補氣與血，恐過於燥熱，反致亡陽而變危矣。

大怒小產五十三

妊娠有大怒之後，忽然復疼吐血，因而墜胎，及墜胎之後，腹疼仍不止者，人以爲肝之怒火未退也，誰知是血不歸經而然乎，夫肝所以藏血者也，大怒則血不能藏，宜失血而不當墜胎，何爲失血而胎亦隨墜乎，不知肝性最急，血門不閉，其血直搗於胞胎，胞胎之系，通於心腎之間，肝血來沖，必斷絕心腎之路，胎因心腎之路斷，胞胎失水之養，所以墮也，胎既墮矣，而腹疼如故者，蓋因心腎未接，欲續無計，彼此痛傷，肝氣欲歸於心而心不受，欲歸於腎而腎不納，故血猶未盡而疼無已也，治法宜引肝之血而入於肝，而腹疼自己矣，然徒引肝之血，而不平肝之氣，則氣逆而不易轉，卽血逆而不易歸也，方用引氣歸血湯，白芍五錢酒炒當歸五錢酒炒白朮三錢土炒黑芥穗三錢甘草一錢丹皮三錢薑炭五分香附五分酒炒麥冬三錢去心鬱金一錢醋炒水煎服，此方名爲引氣，其實仍是引血也，引血亦所以引氣，氣歸於肝之中，血亦歸於肝之內，氣血兩歸，而腹疼自止矣。

血虛難產五十四

妊娠有腹疼數日，不能生產，人皆曰氣虛力弱，不能送子出產門，誰知是血虛膠滯，胞中無血，兒難轉身乎？夫胎之成，成於腎中之精，而胎之養，養於五臟六腑之血，故血旺則子易生，血衰則子難產，所以臨產之前，宜用補血之藥，補血而血不能速生，必更兼補氣以生之，然不可純補其氣也，恐陽過於旺，則血仍不足，偏勝之害，必有升而無降，亦難產之漸也，防微杜漸，其惟氣血兼補乎？使氣血益旺，則氣能推送而血足以濟之，是汪洋之中，自不難轉身也，又何有膠滯之患乎？方用送子丹，生黃耆一兩當歸一兩酒洗麥冬一兩去心熟地五錢九蒸川芎三錢水煎服，二劑而生矣，且無橫生倒產之患，此補血補氣之藥也，二者相較，補血之味，多於補氣之品，蓋補氣止用黃耆一味，其餘無非補血之品，血旺氣得所養，氣生血得所依，胞胎潤澤，必然易產，譬如舟過水淺之處，雖大用人力，終難推行，忽逢春水汎濫，舟自躍躍欲行，再得順風以送之，有不揚帆而迅行者乎。

交骨不開難產五十五

妊婦有兒到產門，竟不能下，此危急存亡之時也，人以爲胞胎先破，水乾不能滑

利也，誰知是交骨不開之故乎，蓋產門之上，原有骨兩塊，兩相鬬合，名曰交骨，未產之前，其骨自合，若天衣之無縫，臨產之際，其骨自開，如開門之見山，婦人兒門之肉，原自斜生，皮亦橫張，實可寬可窄可大可小者也，苟非交骨連絡，則兒門必然大開，可以手入探取胞胎矣，此交骨爲兒門之下關，實婦人鎖鑰之鍵，此骨不開，則胎可直下，此骨不開，則兒難降生，然而交骨之能開能合者，氣血主之也，血旺而氣衰，則兒雖向下，而兒門不開，氣旺而血衰，則兒門可開，而兒難向下，是氣所以開交骨，血所以轉兒身也，欲生產之順利，非大補氣血，不可，然交骨之閉甚易，而交骨之開甚難，臨產交骨不開者，多由於產前貪慾，洩精太甚，精洩則氣血失生化之本而大虧矣，氣血虧，則無以運潤於兒門，而交骨粘滯不開矣，故欲交骨之開，必須於補氣補血之中而加開骨之品，兩相合治，自無不開之患，不必催生，而兒自迅下，母子俱無恙矣，方用降子湯 當歸一兩人參 川芎各五錢 川牛膝三錢 紅花一錢 柞木枝一兩 水煎服 一劑兒門必響亮一聲，交骨開解，而兒乃降生矣，此方用人參以補氣芎歸以補血，紅花以活血，牛膝以降下，柞木枝以開門解骨，君臣佐使同心協力，所以取效如神，在用開於補之中也，然單用柞木枝亦能開骨，但不補氣與血，恐開而難合，未免有下部中風

之患，不若此方之能開能合之爲神妙也，至於兒未臨門之時，萬不可先用柞木枝以開其門，然用送子丹亦正無妨，以其能補氣血耳，若欲單用柞木枝，必須候到門而後可。

腳手先下難產五十六

妊婦生產之際，有腳先下而兒不得下者，有手先下而兒不得下者，人以爲橫生倒產，至危之證也，誰知是氣血兩虛之故乎，夫兒在胞胎之中，兒身正坐，男面向後，女面向前，及至生時，頭必旋轉，面向下生，此天地造化之奇，非人手所能勉強者，雖然，先天與後天，原並行不悖，天機之動，必得人力以濟之，所謂人力者，非產母用力之謂也，謂產母之氣與血耳，產母之氣血足，則胎必順，產母之氣血虧，則胎必逆，順則易生，逆則難產，氣血既虧，母身必弱，子在胞中亦必弱，胎弱無力，欲轉頭向下而不能，此胎之所以有手脚先下者也，當是之時，急用針刺兒之手足，則兒必痛而縮入，急用轉天湯以救之，人參一兩當歸一兩酒洗川芎一兩川牛膝三錢升麻四分附子一分製水煎服，一劑而兒身轉矣，再二劑自然順生，此方之妙，用人參以補氣之虧，用芎歸以補血之虧，人人皆知其義，若用升麻，又用牛膝附子，恐人未識其妙也，蓋兒已身斜，非用提挈，則頭不

易轉，然轉其身，非用下行，則身不易降，升麻牛膝並用，而又用附子者，欲其無經不達，使氣血迅速以催生也。

氣逆難產五十七

婦人有生產數日而胎不下者，服催生之藥，皆不見效，人以爲交骨之難開也，誰知是氣逆不行而然乎，夫交骨不開，固是難產，然兒頭到產門而不能下者，方是交骨不開之故，自當用開骨之劑，若兒頭尙未到產門，乃氣逆不行，兒身難轉耳，非交骨不開之故也，若開其交骨，則兒門大開，兒頭未轉而向下，必致變證非常，是兒門萬萬不可輕開也，大凡生產之時，切忌坐草太早，若兒未轉頭，原難驟生，乃早於坐草，產婦見兒許久不下，未免心懷恐懼，恐則神怯，怯則氣下而不能升，氣既不升，則上焦閉塞而氣乃逆矣，上氣既逆，則上焦必脹滿，而氣益難行，氣阻滯於上下之間，不利氣而徒催生，則氣愈逆而胎愈閉矣，治法但利其氣，兒自轉身而下矣，方用舒氣散 人參一兩當歸一兩酒洗川芎五錢紫蘇梗三錢白芍五錢酒炒牛膝三錢陳皮一錢柴胡八分葱白七寸水煎服，一劑而逆氣轉，兒即下矣，此方利氣而實補氣，蓋氣逆由於氣虛，氣虛易於恐懼，補其氣而恐懼自定，何必開交骨之多事乎哉。

子死產門難生五十八

婦人有生產三四日，兒已到產門，交骨不開，兒不得下，子死而母未亡者，服開骨之藥不驗，當有死亡之危，今幸而不死者，正因其子死而胞胎下墜，子母離開，母氣已收，未至同子氣俱絕也，治但救其母，而不必顧其子矣，然死子在產門，塞其下口，亦有致母死亡之道，宜用推送之法，補血以生水，補氣以生血，使氣血兩旺，死子可出而存母命也，倘徒用降子之劑以墜之，則死子未必下，而母氣先脫矣，非救援之善者也，余親見此等之證，常用救母丹，活人頗多，故誌之，人參一兩當歸二兩酒洗川芎一兩益母草一兩赤石脂一錢芥穗三錢炒黑水煎服，一劑而死子下矣，此方用芎歸以補血，人參以補氣，氣旺血旺，則上能升而下能降，氣能推而血能送，况益母又善下死胎，石脂能下瘀處，自然一湧而出，無少阻滯矣。

子死腹中難產五十九

婦人有生產六七日，胞衣已破而子不見下，人以爲難產之故也，誰知是子已死於腹中乎，夫兒死於兒門之邊易辨，而死於腹中難識，蓋兒已到產門之邊，未死者頭必能伸能縮，已死者必然不動，即以手推之，亦必不動如故，若係未死，用手

少拔其兒之髮，兒必退入，故曰易辨，若兒死在腹中，何從而知之，然實有可辨而知之者，凡子死腹中而母可救者，產母之面，必無煤黑之氣，是子死而母無死氣也，子死腹中而母難救，產母之面，必有烟熏之氣，是子死而母亦無生機也，以此辨死生，斷斷不爽也，既知兒死腹中，不能用藥以降之，危道也，若用霸道以洩之，亦危道也，蓋生產至六七日，其母之氣必甚困乏，烏能勝霸道之治，如用霸道以強逐其死子，恐死子下而母亦立亡矣，必須仍補其母，使母之氣血旺，而死子自下也，方用療兒散，人參一兩當歸二兩酒洗川牛膝五錢真川紫厚朴三錢乳香二錢去油水煎服，一劑死子下而母生矣，凡兒之降生，必先轉其頭，原因其母氣血之虛，以致兒不能轉頭以向下，世人用催生之藥，以耗兒之氣血，則兒之氣不能通達，反致閉悶而死於腹中，此實庸醫殺之也，所以難產之疾，斷斷不可用催生之藥，只宜補氣補血以壯其母，而全活嬰兒之命。

以救其本也，誰知救本即所以催生哉。

正產胞衣不下六十

產婦有兒已下地，而胞衣留滯於腹中二三日不下，心煩意躁，時欲昏暈，人以爲胞衣之帶未斷也，誰知是血少乾枯，粘連於腹中乎，世人見胞衣不下，未免心懷

疑懼，恐其沖至於心，而有死亡之兆，然而胞衣究何能上沖於心也，但胞衣不下，瘀血未免難行，恐其血暈之虞耳，治法仍宜大補其氣血，使生血以送胞衣，則胞衣自然潤滑，潤滑則易下，生氣以助生血，則血生自然迅速，尤宜催墮也，方用送胞湯，當歸二兩酒洗川芎五錢益母草一兩乳香一兩不去油茶穗三錢炒黑沒藥一兩不去油麝香一厘研另沖水煎服立下，此方以芎歸補其氣血，以荊芥引血歸經，用益母乳香沒藥，逐瘀而下胞衣，新血既生，則舊血難存，氣旺上升，而瘀濁自降，尚有留滯之苦哉，夫胞衣是包兒之一物，非依於子，即依於母，子生而不隨子俱下，以子之不可依也，故留滯於腹，若有回順其母之心，母胞雖已生子，而其蒂間之氣，原未遽絕，所以留連欲脫而未脫，往往有存腹六七日不下，而竟不腐爛者，正以其尚有生氣也，可見胞衣留腹，不能殺人，補之而自降耳，或謂胞衣既有生氣，補氣補血，則胞衣亦宜堅牢，何以補之而反降也，不知子未下，補則益於子，子已下補則益於母，益子而胞衣之氣連，益母而胞衣之氣脫此胞胎之氣關通矣，故大補氣血而胞衣反降也。

有婦人子下地五六日，而胞衣留於腹中，百計治之，竟不能下，而又絕無昏暈煩躁之狀，人以爲瘀血之粘連也，誰知是氣虛不能推送乎，夫瘀血在腹，斷無不作

崇之理，有則必然。量，今安然無恙，是血已淨矣，血淨宜清氣升而濁氣降，今胞衣不下，只是清氣下降而難升，遂至濁氣上浮而難降，然濁氣上升，又必有煩躁之病，今亦安然者，是清濁之氣兩不能升也，然則補其氣，不無濁氣之上升乎，不知清升而濁降者，一定之理，未有清升而濁亦升者也，苟能於補氣之中，仍分其清濁之氣，則升清正所以降濁也，方用補中益氣湯，人參三錢生黃芪五錢柴胡三分炙草一分當歸五錢白朮五分土炒升麻三分陳皮二分來服子五分炒研水煎服，一劑而胞衣自下矣，夫補中益氣湯，乃提氣之藥也，並非推送之劑，何以能降胞衣如此之速也，然而濁氣之不降者，由於清氣之不升也，提其氣則清升而濁降，濁氣降，則腹中所存之物，即無不隨濁氣而盡降，正不必再用推送之法也，況又加來服子數分，能理濁氣，不至兩相扞格，所以奏功之奇也。

正產氣虛血暈六十一

婦人甫產兒後，忽然眼目昏花，嘔惡欲吐，中心無主，或神魂外越，恍若天上行雲，人以爲惡血沖心之患也，雖知是氣虛欲脫而然乎，蓋新產之婦，血必盡傾，血室空虛，止存幾微之氣，倘其人陽氣素虛，不能生血，心中之血，前已蔭胎，胎墮而心中之血，亦隨胎而俱墮，心無血養，所賴者幾微之氣以固之耳，今氣又

虛而欲脫，而君心無護，所剩殘血，欲奔回救主，而血非正血，不能歸經，內庭變亂，而成血暈之證矣，治法必須大補氣血，斷不可單治血暈也，或疑血暈是熱血上沖，而更補其血，不愈助其上沖之勢乎，不知新血不生，舊血不散，補血以生新血，正活血以逐舊血也，然血有形之物，難以速生，氣乃無形之物，易於迅發，補氣以生血，尤易於補血以生血耳，方用補氣解暈湯 人參 生黃耆各一兩當歸一兩不酒洗黑芥穗三錢薑炭一錢水煎服，一劑而暈止，二劑而心定，三劑而血生，四劑而血旺再不暈矣，此方解暈之聖藥，用參耆以補氣，使氣壯而生血也，用當歸以補血，使血旺而養氣也，氣血兩旺而心自定矣，用荆芥穗引血歸經，用薑炭以行瘀引陽，瘀血去而正血歸，不必解暈而暈自解矣，一方之中，藥止五味，而其奏功之奇而大，如此其神矣乎。

正產血暈不語六十二

產婦有子方下地，即昏暈不語，此氣血兩脫也，本在不救，然救之得法，亦有能生者，編者臨症之經驗，何敢隱而不宣乎，當斯之時，急用銀針刺其眉心，得血出則語矣，然後以人參一兩，煎湯灌之無不生者，即用黃芪二兩，當歸一兩，名當歸補血湯，煎湯一碗，灌之亦得生，萬不可於二方之中，輕加附子，蓋附子無

經不達，反引氣血之藥，走而不守，不能專注於胞胎，不若人參歸芪，直救其氣血之絕聚而不散也，蓋產婦昏暈，全是血室空虛，無以養心，以致昏暈，舌爲心之苗，心既無主，而舌又安能出聲耶，夫眉心之穴，上通於腦，下通於舌，而其系則連於心，刺其眉心，則腦與舌俱通，而心之清氣上升，則瘀血自然下降矣，然後以參耆當歸之能補氣生血者，煎湯灌之，則氣與血接續，又何至於死亡乎，雖單用參耆當歸，亦有能生者，然終不若先刺眉心之爲更妙，世人但知灸眉心之法，不知刺更勝於灸，蓋灸法緩而刺法急，緩則難於救絕，急則易於回生，所謂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者此也。

正產敗血攻心暈狂六十三

婦人有產後二三日發熱，惡露不行，敗血攻心，狂言呼叫，甚欲奔走，拏捉不定，人以爲邪熱在胃之過，誰知是氣虛，心不得養而然乎，夫產後之血，盡隨胞胎而外越，則血室空虛，藏府皆無血養，只有心中之血，尙存幾微以護心君，而臟腑失其所養，皆欲取給於心，心包爲心君之宰相，攔絕各藏府之氣，不許入心，始得心神安靜，是護心者，全賴心包之力也，使心包亦虛，不能障心，而各藏府之氣，遂直入於心以分取乎心血，心包情急，既不能內顧其君，又不能外禦乎衆

，於是大聲疾呼，號鳴勤王，而其迹象反近於狂悖，有無可如何之勢，故病狀似熱而實非熱也，治法須大補心中之血，使各藏府分取以自養，不得再擾乎心君，則心君泰然，而心包亦安矣，方用安心湯，當歸二兩川芎一兩生地五錢炒丹皮五錢炒生蒲黃二錢乾荷葉一片引，水煎服，一劑而狂定，惡露亦下矣，此方用芎歸以養血，何以又用生地丹皮之涼血，似非產後所宜不知惡露所以奔心，原因虛熱相犯，於補中涼之而涼不爲害，況益之以荷葉，七竅相通，引邪外出，不惟內不害心，且佐蒲黃以分解乎惡露也，但只可暫用以定狂，不可多用以取咎也，謹之慎之。

正產腸下六十四

產婦腸下，亦危證也，人以爲兒門不關之故，誰知是氣虛下陷而不能收乎，夫氣虛下陷，自宜用升提之藥以提其氣，然新產之婦，恐有瘀血在腹，一旦提氣，並瘀血升騰於上，則沖心之患，又恐變出非常，是氣又不可竟提也，氣既不可竟提，而氣又下陷，將用何法以治之哉，蓋氣之下陷者，因氣之虛也，但補其氣，則氣旺而腸自升舉矣，惟是補氣之藥少，則氣力薄而難以上升，必須以多爲貴，則陽旺力强，斷不至降而不升矣，方用補氣升腸飲，人參一兩去蘆當歸一兩酒洗

生黃耆一兩白朮五錢土炒川芎三錢酒洗升麻一分水煎服，一劑而腸升矣，此方純於補氣，全不去升腸，即如用升麻一分，亦不過引氣而升耳，蓋升麻之爲用，少則氣升，多則血升也，不可不知，又方用萸麻仁四十九粒，搗塗頂心以提之，腸升即刻洗去，時久則恐吐血，此亦升腸之一法也。

產後少腹疼六十五

婦人產後少產疼痛，甚則結成一塊，按之愈疼，人以爲兒枕之疼也，誰知是瘀血作祟乎，夫兒枕者，前人謂兒頭枕之物也，兒枕之不疼，豈兒生不枕而反疼，是非兒枕可知矣，既非兒枕，何故作疼，乃是瘀血未散，結聚成團而作疼耳，凡此等證，多是壯健之婦，血有餘而非血不足也，似乎可用破血之藥，然血活則瘀自除，血結則作祟，若不補血而反敗血，雖瘀血可消，畢竟耗損難免，不若於補血之中，以行逐瘀之法，則氣血不耗，而瘀亦盡消矣，方用散結定瘀湯，當歸一兩酒洗川芎五錢酒洗丹皮三錢炒益母草三錢黑芥穗二錢乳香一錢去油山查十粒炒黑桃仁七粒泡去皮尖炒研水煎服，一劑而腹疼止而愈不必再劑也，此方逐瘀於補血之中，消塊於生血之內，妙在不專攻疼痛而疼痛止，彼世人一見兒枕之疼，動用元素蘇木蒲黃靈脂之類以化塊，又何足論哉。

(卷二終)